

# 济阳故事

## 济阳县大队配合主力部队黄河岸清扫济南外围敌军

在粉碎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期间,济阳县大队及各武工队积极配合主力部队,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,巧妙地



配合主力部队开展斗争

打击济南北部外围国民党军队,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军主力部队的行动,先后取得邢家渡、阎家楼、史家坞等黄河沿岸村落战斗的胜利。

1947年6月5日夜,渤海军区第二军分区主力部队对洛口西北7公里处的桑梓店火车站实施强攻。为配合桑梓店战斗,济阳县大队奉命于6日奔袭洛口东北10公里处的黄河邢家渡据点。这场战斗牵制了敌人,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桑梓店火车站战斗。在战斗中歼灭敌人20余人,缴获长短枪10余支,电台两部,粮食及其他物资一宗。

1947年8月,济阳县大队、武工队及部分区中队进军济南近郊,在邢家渡、鹤山一带配合主力部队参加消灭国民党军李连祥部的战斗。

1948年1月27日,济阳县、杨志县大队配合渤海二军分区主力一部,渡过黄河开展反封锁斗争。至2月2日,突破由济阳对岸至齐东县城35公里的敌人封锁线,摧毁黄河南岸阎家楼据

点及碉堡28个。一年的时间内,先后参加较大战斗54次,击毙敌人90余人,打伤敌人195人,俘虏敌人120余人,缴获长短枪380余支,子弹4万余发,解放边缘村庄200余个,基本扫清了济南东部外围之敌。

1948年4月,国民党历城县县长岳伯芬纠集保安二十五团与鲁西“还乡团”1000余人,窜至济阳县孙耿区一带抢粮。济阳县大队和黄河办事处武工队,紧密配合主力部队渤海军区十二团,将敌人诱至黄河岸边史家坞村西首进行围歼。经过4个小时的合力围击,1000多敌军伤亡殆尽。敌团参谋长及“还乡团”头子孙善享受重伤。

缴获迫击炮10门,掷弹筒80余具,轻机枪20余挺,步枪700支。史家坞战斗取得了彻底胜利。

至此,与济南隔河相望的济阳境内匪患基本清除,社会秩序逐步安定,人民政权更加巩固,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在安定的环境中努力工作和生产,济阳成为解放济南的可靠后方。

(来源:区委党史研究中心《济水之阳·黄河故事》)



扫荡外围敌人

## 忘不了那一弯清水(下)

◎刘林修

### 水井

家里挑水的吃水井也是一道别致的风景。水井就在我家西邻胡同的南首,它的特别之处在于,它处在水塘中,离北面的路有二十多米,由一段不到三米宽的土坝往北连接到路上。它就像一道土筑的栈桥,村民们把这叫做井台。井台两侧,有好几棵大柳树,盛夏的中午,树荫里有不少乘凉的人,他们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拉着手,一边用手中的蒲扇驱赶着暑天的炎热。这个季节,生产队的会也在这儿开。社员们有的拿着小机头,有的拿着机头,也有直接斜倚在树上的。队长站在井台的中间,说着地里庄稼的长势,当前什么农活最要紧,要大家撒撒拳、鼓鼓劲,尽量取得一个好收成,秋后多分些粮食,好让大家能吃饱肚子。尽管多数年头,这个美好愿望总是落空,但这样的会还是照样开着。

这儿不光是大人们聚集的地方,也是孩子们玩耍的好去处。很多时候,我们三五伙伴常在这儿玩泥巴。每人找一块黄胶泥,当然是越粘越好,不断地在地上摔打,手上团弄,直到不粘手熟成为止,把它做成现在圆形烟灰缸的样子,底部越薄越好,我们把它称作“注屋”。这时,轻轻放在手掌上,慢慢抬到尽可能高的位置,猛地翻过手掌朝地面摔去,随即就会发出“砰”的一声响,谁的响声大,谁就会最得意,也就成了胜利者。另一个输了的,还得用一块泥巴,把胜利者“注屋”爆开的大洞补上。

井台的最南端是水井,水井的井口是用四块大青石板砌成的,大约三尺见方。井口的东侧矗立着一架悠杆。后来读《红楼梦》,读到第十七回,大观园建成后,贾政询问贾珍、贾琏各房间帐幔窗帘置办情况;在大观园中他们边走边说,这时候描写到他们眼前的景物,书中写道“篱外山坡之下,有一土井,旁有桔槔辘轳之属”。“桔槔”二字较生僻,查词典恍然大悟,这“桔槔”就是当年家乡井台旁的悠杆呀!这物件,现在的年轻人基本没见过。一根粗壮的埋得很牢的木柱立在那儿,将另一根更高的木杆的中部,用铁链与立着的木柱上部固定,使长木杆能活动自如,再在木杆的底部固定一块中间带孔的圆形石头,木杆的顶端再拴一根带铁钩的粗竿的绳子,这样就可以用它汲水了。汲水时,双脚叉在井口的两块石板上,双手攥着绳子,把水桶放到井底,晃动井绳把水桶灌满,这时,双手只要稍许用力,就可把水桶提出井口,既省力又安全。当时也不明白,用悠杆打水,怎么这么省力呀,后来才知道,它是利用了杠杆的原理。

这架桔槔,静静地立在那儿,看样子肯定是经历了多年的风

雨,一副阅尽沧桑的模样。桔槔和水井相伴相生,它依傍着水井,是水井的立体的标志牌,更像极了水井的一个忠实的哨兵。水井多年如一日,睁着方形的眼睛,望着同一块天空的风云变幻。水井也可能把井绳当成了自己的触觉,让它帮助自己感知更广阔的外部世界。水井像一面镜子,它曾映照贮存了多少代先民的面容啊!它永远敞开着它那博大无私的胸怀,滋养了我的无数的先辈们!井台长约二十多米,宽不过三米,可它曾留下了多少先民的脚印啊!其中,肯定有我父亲的,我母亲的,后来还有我的……这一串串脚印,都被岁月收藏进了这片土地的怀抱里。

### 河沟

由于水井的特殊位置,这水井,也就是那一弯水。

后来,水的含沙量高了起来,逐渐地把胡同口的大水塘淤塞得很浅了,也有快要干涸的时候。小桥西面冲向井台方向,冲出了一条宽几米,拐了几道弯弯的浅浅的河沟,很有些黄河九曲十八弯的意境。有一天下午的情景,现在还依稀记得。当时,我站在小桥上。向西望去,太阳还有一竿子高的样子,河沟北边有一丛蒲草,河沟里有几只大白鹅,有的在整理自己的羽毛,有的把嘴巴伸进水里噜噜噜地寻找着食物。斜照的阳光穿过柳树的缝隙挤过来,照在河沟的水面上,水面上像被撒上了一把碎碎的金箔,浮在水面的波纹上瑟瑟抖动,闪着耀眼的光芒。那几只白鹅一直在光里戏水。

村庄西头还有一座南北向的小桥。流水经过小桥向西,沿着一条深且较窄的沟,汇入一条南北向的大沟——牛王干沟。小桥向西这条水沟的底部,是坚硬且滑又耐冲刷的胶泥。下午放学后,经常约上几个小伙伴,到小桥那儿去洗澡。正打闹着,有的说:“咱到西边沟里滑滑梯溜啊!”小伙伴们就一哄而起跑过去,坐在沟底上,借着较急的水流,用手稍微地辅助一下,不多时就滑到西头。这时候,从沟道里爬上来,到沟坡上玩一会儿,有时还能逮着几只不太大的螃蟹。那时,还不知道这西沟是一道美味呢!

由那一弯清水而生的风景,像极了一串瓔珞。这一弯清水就是瓔珞的丝线,一幅幅的画面就是瓔珞上的一块宝石,一块玛瑙,一块翡翠,一颗珍珠……后来,那根丝线慢慢断了,那一块块的宝石、玛瑙散落丢失,被岁月的风尘掩埋了。

那儿时的一弯清水呀,你去了哪里呢?都流到我的梦里去了吗?  
作者系城区居民

## 济阳方言趣味多(上)

◎闫传宝

我国幅员辽阔,人口众多,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,各地有各地的方言。特别是汉语方言众多。方言具有民族文化的显著特征,是当地传统文化传承和发扬的载体。拿我们山东济阳来说,有许多方言听起来很土,外地人听起来也莫名其妙,甚至有的字会写不会写,有的字会写音不同,但细究起来,许多方言词汇都是从古代先民口口相传传承下来的,在许多古文文献中也能见到它们的身影,可见许多方言看起来土得掉渣,实际上文化得不得了。下面举些例子可见一斑。

1.济阳方言把枕头叫做“脰枕”,“脰”指的脖子、颈部,读“dou”四声,早见于《史记》,“脰枕”更能体现“脰”在枕上的意思。叫脰枕不土吧?

2.过去老人常说“拿一管笔”来,不说一支而说一管,这个“管”字,为古代单簧乐器,引申为管状物。过去没有钢笔、铅笔、圆珠笔,使用的大都是毛笔,笔杆用竹子做成,外圆中空为管状,故毛笔谓之“管”。所以现在说拿一管笔来,也不算错。

3.过去村里婶婶大娘常说“今天家里没干粮了,我急忙忙撵了俩箸子”,干粮指的是水分少的食物,如窝头、饼子、馍馍等。条子指的是面条,即手擀面。“箸”就是筷子,过去农村大集上有专门煮面条卖的,商家用长长的筷子从沸腾的大锅中夹取满满一箸面条,放入海碗盛上汤,加上香菜末浇上高汤双手端给顾客。

4.济阳人吃饭夹菜不叫夹菜,叫“敲菜”,这个“敲”就是以箸取物的意思。如“这么多菜,猛敲啊!别客气,敲着吃”。敲得太猛还有一种说法叫“dao”,写法是唠叨的叨去掉口字,加上提手旁,如“肘子本来不大,你一筷子就dao了一半去,像几辈子没捞着肉吃似的”。

5.过去生活条件差,人们穿的棉裤又肥又厚,扎腰的时候要将棉裤腰折起来,这个动作叫“鞞”,济阳方言读“mian”三声。我们常听到某些人笑话某人笨嘴拙舌的一句话“你看他嘴笨得像鞞裤腰似的”,指的是说话像鞞裤腰一样特别费劲,而不是指名词“棉裤腰”。这个字在济阳方言中还有一种读音,读“bian”三声,指踩的意思。如“看好脚下,我种的菜都露头了,别鞞了”,再如“你没长腿啊,鞞着我的脚了,不嫌疼得慌啊”。

6.蒜薹成熟了要及时从蒜棵上提出来,济阳人把这个动作叫“杓”,读“di”二声。如杓蒜苔、杓韭薹。把瓜果从秧子摘下来或把头发从头上揪下来,济阳人称之为“捋”,读“zuo”(二声),如“你尝尝这个甜瓜,刚捋的,可新鲜了”,“哎,你头上长了根白头发,我给你捋下来”。

7.粮食不饱满,济阳人称之为“糗”或“柴”,如“这些花生大糗了”,现在多写作“秕”。动物生崽济阳方言称之为“将”,如“老张家的犏牛一年将一个牛犊子,可发了他了”,“犏牛”属于济阳方言,指母牛。公牛叫犏牛,去掉犏丸的公牛叫犏牛。公马叫儿马,母马叫骡马。公羊叫羯子,公猪叫角猪。公驴叫叫驴,母驴叫草驴。公狗叫牙狗。蚯蚓叫“蝓蟾”。驱逐、追赶都叫“撵”。除掉、除去叫“刨”,如“刨去他俩还剩三人”。蒸馒头时要用酵母发面,称之为“汤”面,而不是“醒”,如“这锅干粮没汤好,成了死面子了”。

8.济阳人把额头叫作“页勒盖”,据《说文解字》释义,“页”即头也,之后加上豆字表音,写为“页”,而“头”是其简化字。页勒盖即额头。“页”的甲骨文为象形字,表示头,当然许慎作《说文解字》时,还没出土甲骨文呢。凡是用页作偏旁的汉字,大都与头有关,如“颜”、“顶”、“项”、“须”、“顺”等。而膝盖济阳方言叫“褥膝盖”,《说文解字》解释褥指柱子上承梁的短木,即“拱”,引申为人的膝盖骨。

9.济阳人把骂人叫“戳”人,读“juan”(三声),如“老王家的儿媳妇不孝顺,成天价戳她公公婆婆”。乡间某人害怕老婆,却在众人面前吹嘘说,我一进家就骂连累带骂,俺做做饭的(老婆)保证一句话都不敢说。众人不信,双方打赌。结果,他一进家门,先“撵”的是帘子,后“抹”的是桌子,夫人见丈夫如此勤快心中欢喜,欣然不语。原来是这个连“撵”带“抹”,而非那个连“戳”带“骂”。这个“抹”字,除了擦拭的意思,在济阳方言中还有用手按住并向下移动的意思,如“天冷了,把帽子抹下来,捂着耳朵”,“成天价低头不见抬头见的,我可抹不下脸来”。

10.吃了不干净的食物,或者看见特脏的东西胃里不舒服,恶心干呕济阳人叫“干呕”。如“大热的天,啥时候死到这里一个小狗子,都招蛆了,我一看见就干呕,呕了两口没吐出来,想想就膈应得慌”。“膈应”属济阳方言,指人的胸腔和腹腔之间的隔膜有了反应,有想呕或想吐的感觉。“膈膈”除了指脏、不干净以外,济阳方言里还有懊恼、难堪的意思,如“摊上这种事,我真膈膈得慌,好几天吃不下饭”。

11.形容一个小姑娘有脾气,伶牙俐齿善挑理,不好惹,济阳人常说“这小妮可kou了”,这个kou字,读二声,《聊斋志异》中有这个字,“心”字底,上面有两部分,左为“酉”字,右为“可”字。形容一个人脾气执拗,认死理,济阳人叫“轴”,实际上是执的声母与拗的韵母相拼发出的音。形容一个人过于磨叽磨蹭,三脚猫不出个屁来,叫“忡”读“rou”四声,如“你忡死了,人家写了三遍了,你一遍还没写完”。

12.农村有一种四条腿的木制小板凳,济阳人不叫小凳或小机,叫“板床”。床是供人睡眠休息的卧具,这个小凳子为什么叫板床呢?著名学者马未都先生曾这样解释,《说文解字》释义:“床,安身之坐者”,也就是说床最早是一种坐具,其甲骨文是一个象形字,就像一个竖起来小板凳。胡床指的是马扎子,是游牧民族捆扎在马背之上,下马后休息时取下来撑开用于坐的坐具。之后增加了卧的功能,如躺椅之类。而供人们休息的卧具叫榻,榻增加了高度,装了栏杆变成了现在的床。唐朝诗人李白的诗句“床前明月光”中的床,就是指板床、胡床之类的坐具。因为从现存唐朝建筑来分析,唐朝时期的房屋门窗都比较窄小,门多为木板制成不透光,窗为木制窗棂,且糊上窗纸,难以透进月光来,所以月光不会照到诗人睡觉的床前。诗人坐在睡觉的床上举头看到的是房顶、天花板,不可能望见天上的明月。所以,应是诗人拿一板床或胡床坐在室外的月光下,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。李白还有一句诗“郎骑竹马来,绕床弄青梅”,这里的床也是指坐具,不是睡觉的床,况且睡觉的床应在室内,多靠墙,没法绕。就是能绕,也与前

两句诗场景(室外)上不符,前两句是“妾发初覆额,折花门前剧”。白居易有诗云“几回沾叶露,乘月坐胡床”,这里的床也是指坐具。还有人说床有并栏的意思,实际上李白的诗句中哪些“床”字当坐具,哪些当并栏,清代王琦给《李太白全集》作注时已经注明了。可见济阳方言中的“板床”的文化底蕴了。

13.农村老妈妈做针线活在济阳有不同的叫法,比如“纳”鞋底、“纳”鞋帮、“yin”(“yin”字去掉三点水,换上绞丝旁)被子、打“纳”褥、“敲”(hao)裤边、“缝”(qiao一声)衣裳边等。农村老汉喝酒喝大了,把酒杯往桌子上一“墩”(dun一声),气呼呼地走了。大了就打了吧,第二天早晨还再喝点酒“toutou”(没有的“没”去掉三点水,换成西字),说不“toutou”胃里不舒服。济阳人挠痒痒叫“擗”痒痒,几个人相约共同去做事叫“撻伙”。坐享其成叫“撻着”,如“你看手机,啥也不做,光撻着吃吗”。承受财产叫“撻受”,如“老李家两口子说没就没了,也没一个一男半女,家业都叫他侄儿撻受了”。农历有大月小月,大月三十天,称“大尽”,小月二十九天,称“小尽”,如“今天二十九,没思是钱家集,弄了半天还是小尽来”,钱家集日是逢五排十。从下面往上推或拽济阳人读“擗”(zou一声),如“我们四个人每人抓住床单个角,把病人拽起来放到病床上”。这个字在济阳还读“cuo”(一声),向上托举的意思,如“你擗我一下,我爬到树上摘个枣吃”,玩木偶叫“擗傀儡子”。

14.农村有人娶媳妇或添孩子,街坊们都去祝贺,济阳人把赴宴叫做“坐席”,如“今天中午坐席的吧?老赵家添添子了”。古人坐时双膝着地,把臀部压在脚后跟上,称之为坐,席子是用草、竹篾、苇蔑编成的坐卧铺垫的用具。所以古人都是席地而坐用餐、讲学、开会等,因此有了一席之地、席位、缺席、酒席之说。可见“坐席”一说有一定的历史了。

15.济阳方言把绳子、带子折起来叫“襞”(kui四声)。小孩尿布叫“襞子”。把树枝折断叫“斲”(que一声)。抱着叫“揣着”,如“孩子不听话,非得让揣着”。眼屎叫“眵目糊”。碎细布条叫“布紃”,如“拿布紃套子来——换针换线吆”。捏住鼻子,用气排除鼻涕叫“擤”。用拳头揉,使掺面的东西柔和叫“揉”,如掺面。把东西藏在衣服里叫“揣”,如“揣在怀里”。半大小小的猪叫“廓落”,多用精饲料,快速把“廓落”育肥叫“揣”,如清代马益著的《庄农日用杂字》中的“买上群廓落,冬天好端栏”。面疙瘩叫“饊”。食物变质,有酸臭味叫“si”音,si字是“尸”字下一个“米”字。桌椅腿与腿之间的横木叫“撑”而不是“撑”。饿了叫“饥困”。累了叫“使得慌”。小孩子好哭叫“揪qiao”了”。用竹篾或刀片划破手叫“割”。用剪刀划东西叫“割”。水井里的水不甜,苦涩难喝,称之为“潦水”。游泳叫“凫水”。用锄头锄地叫“耩”。用耩播种叫“耩”。用耩子松土叫“耩”。用耩子取物叫“耩”。“拖”。用瓢子取物叫“拖”。向别人炫耀、显摆叫“编”。一条腿跨过去叫“编”,如“他一编腿上了车”。油条叫“馓子”。食物霉变长了灰白色的霉斑叫“长酸”。用大锅熬馒头时,挨着锅沿烤黄的那块叫“饊饊”。女孩子梳在头两旁的发结叫“髻髻”。用力扣叫“拽”(zhuai一声)。用力拉、拖叫“拽”(zhuai四声)。走路摇摆叫“踉”。染上污点或弄脏衣物叫“黹”。在汁液或粉末里沾一下就拿出来叫“蘸”。刮、擦去掉表面的一层叫“刮”,如“跌了一脚,脸上刮去一块皮”,再如“磨磨子抡菜刀”,是“抡”而不是“戳”,“戳”是支持支撑的意思,如“够戳”指难以支撑。紧紧的捆在器物上叫“擗(biao四声)”,如“把口袋擗在车架上”。由于利害关系相互亲近、依附也叫“擗”,如“他俩擗着个膀子一块走了”。

16.把活鱼的鳞刮掉,内脏去除,济阳人叫“chī鱼”。这个“chī”字是犀牛的犀字加一立刀旁。过去有一种烧水的壶,又细又长,叫“鬻子”,是在集市上卖包子、炸油条的商家,为了省火在灶身一侧掏一洞,把鬻子斜着放进去烧水用的,不耽误蒸包子、炸油条。现在有人也叫了一种烧水的火烧水壶,形状与鬻子相似,有农人也叫鬻子壶。直接坐在火上烧的叫“燎壶”。把衣服等拉、扯、拽叫“抽”,读“chen”一声。上世纪六十年代,邻居一个爷爷做面条卖,那时没有面条机,靠人力和面条自身的重量把面条伸长伸细,这种面条叫抽挂面,吃起来特别有劲道,每根面条又细又长又圆而且是空心的。如果传承下来的话,也算济南名吃了。“抽”字还有展示意思,如“有本事你就抽吧”。捣蒜的蒜窝叫蒜“臼”,这是一个象形字,甲骨文里就有。有一笑话讲集市上有一卖西瓜的和卖蒜白的接着,卖西瓜的吆喝一句“卖西瓜来——”,卖蒜白的随后也吆喝一句“谁买蒜白子?”,结果卖西瓜的不干了,两人打了起来,说谁该他的买卖,骂买西瓜的是舅子,谁还敢买西瓜。

17.济阳人把香菜叫“芫荽”,“芫荽”一词历史悠久,是香菜的学名。昨天叫“夜来”,去年叫“年时”,这两个词并不土,唐朝孟浩然有诗云“夜来风雨声,花落知多少”。宋朝谢逸有词曰“夕阳楼外晚烟衰,粉香融,淡眉峰。记得年时相见画屏中”。元代卢挚有词曰“年时寒食,直到清明节”。晌午指正午,午休叫“歇晌”。上午在晌午前头,叫“头晌午”。下午指过了晌午,叫“过晌午”,晚上叫“后晌”。面条放的时间长了,粘在一起叫“糝了”。水饺粘连在一起叫“粘了”。两臂伸开两中指指尖之间的长度叫“一虎”,张开大拇指和中指两端的距离叫“一拃”,一个手指头的宽度叫“一指”,张开大拇指和食指两端的距离叫“一虎口”。衣服上有灰尘或雪用手抖叫“pu拉”,“pu”字是提手旁加一保字。地上有东西用脚移动或除去叫“蹣拉”。用手把地面上的细碎物品拨动一下叫“hu”拉,写法是提手旁加一个忽的忽。用手顺着物体抹过去叫“捋”(lu三声)。用手握着东西顺着移动叫“捋”(luo一声)。把长条形的东西绕起来打成结叫“结”,如“结辫子”、“结袖子”、“结裤腿”。张开两手叫“扎煞”。跳蚤叫“吃蚤”。粥叫“黏煮”。葛优躺叫“曳超着”。用芦苇篾儿编成的床席子叫“茨子”,用来屯放粮食。蹲着叫“gu”蹲,“gu”字是足字旁加一古字。臭椿树叫“臭椿”。形容女人笨叫“蠢”。形容男人笨,啥也不会做叫“蠢蠢”。遇到事情害怕叫“怵”。用绳子套住并拉紧叫“勒”。地面上的斜坡叫“偏坡塄”。糊状物由稠变稀叫“懈离”。作者单位:姜集小学